春秋戰國異辭

七

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於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報殽之敗取晋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

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史晋世家

晋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

言韓厥于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說苑至公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殽史晉世家

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詐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史晉世家

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絶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教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

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于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史晉世家與左氏稍異

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

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史晉世家

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史晉世家

梁山崩晉景公十四年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於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

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 史晉世家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史晉世家

晉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祠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

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景公十七年　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史趙世家又新序卷七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
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
諸侯國之大事也于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
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絶
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
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
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
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

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業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史晉世家與左氏小異）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

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史晉世家

晉平公平公當作悼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可謂公矣

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此事在悼公四年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史晉世家

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

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
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
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
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
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呂覽開春又說苑善說
欒盈作樂達
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于晉
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

先至矣

白帖　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皆備集于庭相讓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曰雉今來為君瑞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說苑君道

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
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
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
之子何不說乎

董叔娶于范氏曰將以求繫援也他日董祁愬于范獻
子獻子執而縛之于庭槐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
援矣爾欲得之無所謂也　白帖婚姻

楚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

公乃罷臺說苑正諫
延陵季子游于晉左襄公二十九年當晉平公十四年入其境曰嘻暴哉
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
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
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
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
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
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

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

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

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

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

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

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平公曰善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子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向曰武立如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所舉士数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

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韓外儲左

晉平公時藏寶之臺焚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一本作公子晏無子字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救之子獨賀何也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

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韓詩卷十說苑魏文侯事同

晉平公使弓治治弓三年而弓始成平公射之不穿一札將殺之弓人之妻蔡女也一作繁人之女見平公曰妾之夫治此弓為亦勞矣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觔糊以阿魚之膠此

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夫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使弓人如蔡女言射之連穿七札其夫遂免賜金三鎰列女傳一作秦穆公事又作齊景公事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

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説天子者以天下説諸侯者以國説大夫者以官説士者以事説農夫者以食説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說犯反質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

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韓子外儲右　公子夏公子尾出走未聞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說苑善說）

知悼子卒（晉平公二十五年）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與君飲也）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

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檀弓下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晉　昭公

紀年　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中行穆子圍鼓晉昭公五年　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

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信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

及舜華（史記作竇鳴犢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先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之衛息于鄹作槃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

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合家語及孔叢子

水經注　孔子違趙臨河不濟嘆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晉中行文子出亡晉定公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

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韓子說林下又說苑權謀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惟患車之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

且君苟以祝為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新序卷一

呂氏春秋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

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智伯史趙世家繹史云晉出公十一年即魯悼之四年也按左傳哀公二十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之卒已久何得此時簡子猶在史記誤甚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

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若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身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晉出公十七年呂覽下賢）

智伯將伐仇由（由一作猶地志今太原府盂縣有仇猶城）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蔓枝（枝一作伯）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

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内之赤章蔓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韓子說林下

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韓子喻老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顔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顔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内也智伯聞之乃止說苑權謀

晉太史屠黍出公時太史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呂覽先識

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史晉世家約左氏文　索隱曰趙世家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世本亦云昭公生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世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誤也

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智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益於智伯智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益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約韓

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

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
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
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
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
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
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
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
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

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

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史記約國策文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

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

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

靜公

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絶不祀以上俱晉世家

晉雜録

晉僖公儉不中禮國人作蟋蟀以刺之欲其以禮自娛樂也詩序　詩說云唐人相戒之詩

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自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古語別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